

长篇小说

17K.COM

一起看文学网

脸谱

● 经历成长的挣扎
● 攀登权力的高峰

叶听雨◎著

朱自强觉得自己的心在滴血。其实这颗心早在从狗娃搬到县城时就已经死了。住在街边的母子俩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亲人的援助，哪怕再苦再累，母子俩都咬牙硬撑。包括狗娃在内，那些亲人们只会觉得他们母子俩丢人现眼。每次听到五花肉打铁的声音，一个个就像见了鬼一般。在街上面对面碰到，实在躲不过了，只敢匆匆地回避，然后找个借口飞快地走人。……

长征出版社

臉譜

叶昕雨◎著

长征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脸谱 / 叶听雨著. —北京:长征出版社,2008.8

ISBN 978-7-80204-408-1

I. 脸… II. 叶…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7556 号

书 名: 脸 谱

作 者: 叶听雨

责任编辑: 一 苇

特约编辑: 苏爱丽

装帧设计: 柏拉图

出版发行: 长征出版社

版权提供: 中文在线·郜宇辉

社 址: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100832

电 话: (010)6858678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350 千字

印 张: 24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ISBN 978-7-80204-408-1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1	第一章	绝配
8	第二章	高斯
17	第三章	伙伴
29	第四章	周末
39	第五章	转学
49	第六章	成长
56	第七章	开学
62	第八章	巨变
71	第九章	反目
81	第十章	做人
90	第十一章	高中
98	第十二章	苦难
115	第十三章	方向
123	第十四章	秘书
137	第十五章	过节
150	第十六章	蓄势
170	第十七章	人气
184	第十八章	节奏
200	第十九章	斗狠
213	第二十章	浮动
228	第二十一章	故人
245	第二十二章	送礼
256	第二十三章	田园
277	第二十四章	灾害
290	第二十五章	开会
306	第二十六章	贫穷
322	第二十七章	车祸
337	第二十八章	发展
353	第二十九章	觉悟
368	第三十章	命运

第一章 绝 配

猪大肠本名朱大长，是个屠户，性如烈火，嗜酒如命，一米六五的身高，体重二百二十四斤，穿一身油腻腻的咔叽布衣服，无论往哪儿一坐，准得留下半米方圆的油印子。

每月的一、四、七是狗街的赶集日。早上四点，起床、生火、烧水、磨刀，灌一碗包谷酒，把猪圈门打开，那猪还在酣睡，他悄悄地摸上去，两手扣紧两只猪后脚，猛地用力往后拖。

那猪两百斤有余，硬是被他倒提起来，扭着猪头，晃着肥肉满满的猪身，挥舞着前蹄子嘶叫个不停。

猪大肠拖着两只猪后脚，嘴里边骂着“狗日的”边往后退，肥猪则拼命挣扎，企图逃离生死门，回到又黑又臭的窝里继续活着。

但一切挣扎都是徒劳的，猪大肠两只粗壮的手臂用力一甩，把猪往屠宰凳上一砸，紧跟着冲上去扯住猪耳朵……

猪来不及反应，细长的杀猪刀已经插进了咽喉。猪大肠用膝盖顶着猪心口，不让这畜生发劲儿，那哀号声便随着血流长长短短地响起。附近的人一听到猪嚎，就知道今天又可以改善伙食了。

放完猪血，猪大肠半蹲着身子把刚死的猪“嘿”的一声横抱起来，往滚开的水锅里翻来覆去地浇烫，拔猪鬃毛，刨刀刮皮，然后扛起来朝大铁钩上一挂，开膛、破肚、理肠、清内脏，一系列活干完，就差不多六点了。

有人说，让猪大肠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往锅里抹一圈，就是一锅油汤，抹两圈可以炒个鸡蛋花，抹三圈就可以煎个花生米，抹四圈——你说什么？想来个油炸活人？猪大肠的老婆不杀了你才怪！

他老婆外号五花肉，刀子使得飞快，连猪大肠都不敢轻易招惹，是狗街出了名的泼妇。一次猪大肠帮人杀猪回来，喝得大醉，不知道两口子为了啥，一时吵嘴，猪大肠发酒疯，抬起肥油油的胖巴掌就往五花肉脸上来了一下子。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五花肉呼天抢地、披头散发地提着两把菜刀就往猪大肠

身上招呼，幸好猪大肠肉多油厚。挨了两下快刀片子，酒水吓成了冷汗，拔腿就跑。

五花肉追过整条狗街时，街上的人大笑：“五花肉，你啥时也学着杀猪了？杀猪杀屁股，要注意刀法！”五花肉两手一舞，挽个刀花，脸上得意地笑着，两脚抡圆继续追杀。

直到猪大肠狂呼着“谋杀亲夫”窜进派出所，在所长亲自拔枪示警的情况下才避免了一场血案。自此以后，狗街的人都知道五花肉是个不要命、惹不得的婆娘，对猪大肠表示了最大的同情；自此以后，猪大肠一喝醉就倒头大睡；自此以后，狗街的人想看这杀猪双人组表演的希望，变成了泡影。

猪大肠人胖，力气也大，声如雷霆：“老子虽然是个杀猪的，可老子是君子，君子知道不？小人行径君子不齿，君子不欺人以方！我朱大长一根肠子通到底，斤两足够，童叟无欺，决不占你便宜！”

来人苦着脸说：“猪大肠，我知道你是厚道人，不是我信不过你。可上次买的五花肉我拿回去称，足足少了二两！”

没等猪大肠开腔，他旁边圆规一样的女人就蹦了起来：“放屁！老娘记得你个四眼鸡，别以为当个秘书就想占便宜。你上上次买肉少给了两毛四，所以上次才扣回二两肉。”

那人戴副眼镜，斯斯文文的，穿件旧式的中山装，已经洗得有些发白，此时拎着两斤肥肉苦着脸道：“五花肉呀，你明明知道我记性不好，每次我来都是两斤五花肉，你说的上上次是什么时候？”

猪大肠刚要说话，那叫五花肉的女人两眼一瞪，骂道：“你记性给狗吃了？是不是想要赖？”

猪大肠烧饼般的胖脸涨得通红，鼓着一对青蛙眼吼道：“烂母狗——”这话才吼到一半，五花肉一把掐在猪大肠腰间的肥膘上，拧得他眼睛鼻子缩成一堆，“哎哟……”

五花肉板着脸道：“你再说话……老娘把你肉给扯一块下来喂癞皮狗。”边说边用眼睛瞟向一边，有意无意地还抽起嘴角，满脸的鄙视。

那人眼见如此，知道今天说不清楚，只好摆摆手道：“算了算了，你两口子别闹，我认账还不行吗？”说完，提着肉快步离去。

五花肉见人走远，这才松开手。猪大肠气不打一处来，刚要发火，只见五花肉提着斩骨刀，“哐”地一下砍在案上，麻利地切下一块肥肉，猪大肠没来由地打了个寒战，火气一下子就没影儿了。

叹着气，猪大肠语重心长地说：“婆娘，做人不能这样斤斤计较。”

五花肉不以为然地说：“你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一个月赶九场，一头猪才挣七块钱，合算起来六十三块，交给食品站四十块，家里三个儿子，老大马



上初中毕业，老二小学毕业，张着嘴只知道要吃的，你以为我愿意这么抠？你当我是那种抠人？你看看那些寨子里来的苗族人，他们来买肉，我哪回不是多斤多两地给？”

猪大肠哼哼道：“你还不是为了让人家给你弄点麻布，隔三岔五人家还不双份还你？别以为老子不知道你的花花心思，你拿出去的东西有那么简单？特别是人家这些少数民族，憨厚老实，你就别再接人家的东西了。”

正在两口子理论的时候，旁边一个卖葱的人叫了起来：“猪尾巴放学啦？”

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背着个绿色的帆布军用包，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男孩子生得颇为俊美，圆圆的脸上镶着一双黑宝石般的眼睛，留个小平头，小红嘴嘟嘟地哼唱着歌，五花肉转头叫道：“哎哟，我家三儿放学啦？”小男孩很有礼貌先冲卖葱的人打了个招呼，这才转头，把书包放下：“妈，还没卖完呢？我肚子饿了！”

猪大肠见到小儿子后，五官就挤在一起，恨不得把脸上的肥肉全部调动起来，闪烁着慈父的光芒，伸出油腻腻的大手往儿子头上摸着。五花肉见状，啪的一下打在他手上：“看你那脏手，把儿子头发弄油了怎么洗？”又转头对小男孩柔声道：“三儿再等会儿，就快卖完了，待会儿妈给你炒鸡蛋饭吃。”

猪大肠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朱自明继承了他肥壮的体形，绰号猪脑壳，有点儿傻笨，看上去老是慢吞吞的，但学习成绩贼好；老二朱自桂，体形瘦小，为人奸猾，读书不得力，绰号猪肝，刚刚小学五年级，十一岁的孩子就学会了打架斗殴。

只有这老三是他们家的异类，名叫朱自强，绰号猪尾巴，生于1972年2月14日，农历大年三十，第二天就是鼠年，赶在猪年的最后一天出生，所以小名叫猪尾巴。

猪大肠是屠户，按照地方习俗，都爱给娃儿们取个小名、绰号之类。这不，他们一家子全跟猪扯上了关系。

朱自强皱着眉头，嘴里不高兴地说：“爸……你的手脏呀！”猪大肠闻声大怒：“脏？狗日的嫌弃老子！”

朱自强委屈地瘪着嘴，声音很小：“我是你日的……”

猪大肠刚要发飙，五花肉一把扯过儿子瞪着他骂道：“嫌老娘脏是不是？死肥猪，我看你敢动手！”

猪大肠一双青蛙眼横着朱自强：“回去老子再收拾你！”

旁边卖葱的人笑道：“现在提倡讲文明讲礼貌，猪大肠你不能动不动就骂脏话。”

猪大肠不屑地说：“放屁！老子骂儿子，天经地义！”

那人穿一身破旧的中山服，一脸忠厚，摇摇头道：“你这样教儿子是错误的，

你不怕他长大了跟你一样没文化？”

猪大肠皱皱眉呵斥道：“老子知道你教过几天书，老子不用你上课，教儿子还用你指点？你有兴趣回去教你那位白痴少爷。”

五花肉不等对方发火，又一把拧在猪大肠腰上：“你个笨猪胡说什么？人家这是为三儿好，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转过头冲那人赔笑道，“杨老师别往心里去，猪大肠是有口无心。”

那卖葱的汉子姓杨，原本是师范院校毕业的，娶个老婆肚子不争气，连生两胎女儿，到了第三胎，生下来又是个智障儿子，这下工作丢了不算，还得养个残疾，成了狗街人的笑谈。

姓杨的哼了一声：“猪大肠，我知道你这人性子急，但是我刚才跟你说的没错！我儿子要是像猪尾巴这样机灵，我一定能教他考上大学！”

两口子一听到“大学”二字，脸色马上就变。20世纪70年代末，刚刚恢复高考，大学生简直就是特级保护动物，狗街这么一个大区，在县里也是排得上号的，但就是没有一个大学生的，高中生都是稀罕物，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

猪大肠在五花肉的手指牵引下绽放着笑脸道：“小杨，嗨，你看我不是个大老粗吗？别生气，哥哥给你赔不是啦，来来来，切二斤肉回去给……”话没说完腰间的痛楚让他的脸变成了猪肝色。

杨老师急忙摇手道：“不用不用，我们全家人都不吃肥肉，你别客气。”

五花肉笑道：“杨兄弟，你看咱们住得也不远，你闲的时候帮我家三儿补补课行吗？我们两口子大字儿不识一个，就指望这三个娃儿能出人头地，端个铁饭碗，将来我们也能享享福。”

杨老师看着朱自强圆圆的脸蛋儿，眼里透出的机灵劲儿，心里也很喜欢，点头道：“举手之劳而已。这样吧，每天下午七点到八点半，让猪尾巴到我家来，呵呵，刚好他跟我家二丫头同年级，我就一起辅导。”

猪大肠两口子连忙道谢，这下五花肉是无论如何也要给二斤肉，当做拜师学费：“杨老师，你今天不提起这事儿，我们两个大老粗也不会想到这层，既然话已经说到这里，这肉无论如何你得收下，你们不吃肥肉，就拿回去熬油。”

杨老师无奈地接下，看看自己脚下除了几斤青葱，实在没什么可以回礼，只得讪讪地收下。

五花肉牵着猪尾巴的手慢慢地回家，集市里剃头的撑着白布篷，卖凉粉的搅着糖醋水，摆地摊的抽着纸烟，酒铺里三两个农汉怪笑着来往猜拳。大街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背着背篓吆喝妹呀姐呀，妇人们头上的布缠成大磨盘，太阳热辣辣地烤着，赶集的人脸上红彤彤地透着兴奋劲儿。

几个阉猪匠蹲在猪大肠家门口，见五花肉回来，赶忙站起来作揖讨好。

五花肉脸上露出笑容，眼睛斜瞟了几下，都是一篮子的鸡蛋鸭蛋，心里颇不



痛快，家里都要成蛋窝了，还送蛋！

一个黑脸透红的汉子，张着满嘴黄黑牙笑道：“嫂子，家里就这东西值钱，你别嫌弃，收下给娃儿们补补身子。哟，猪尾巴越来越俊了，跟大姑娘一样好看！”

五花肉听得受用，笑嘻嘻地说：“三儿还不叫人！”

猪尾巴咧咧嘴，甜甜地叫道：“叔叔们好！”

那汉子哈哈笑道：“哎呀，懂事，比我们家里那些狗日的大方，有文化，一看就知道是个人才啊，大嫂有福气！”

五花肉自得地笑道：“哪有你说得这么好，三个儿子就他要贴心些，人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么儿嘛，他两个哥哥也大了，用不着操心——你们倒是进屋坐啊。我先给三儿弄饭吃，放学了还没整饭呢，早就鬼喊辣叫肚子饿了，呵呵，你们别见笑，那儿有茶自己倒，当在自己家里，别见外了才好。”

另几人一看就是嘴笨，一直在不停地嘿嘿赔笑，脸上的表情极为拘谨，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五花肉也不多管，边说话边支锅、下油、调蛋花，动作麻利。猪尾巴瞪着两只圆眼，蛋花一倒下去，吱吱地冒着香味，混着猪油，“咕咕……”几人的喉结同时上下滑动，猪尾巴小孩子终于没忍住：“妈，你快点儿，饿死了！”

五花肉手上不停，嘴里笑骂道：“破孩子，乱说什么死啊活的，别急，这就下饭了，去弄点葱花来，拌着才香呢。”

猪尾巴急忙寻了几根小葱，那几人见状嘿嘿发笑，猪大肠咋能生这么可人的娃儿呢？看这两口子，人不人鬼不鬼的，一个胖得像猪八戒，一个瘦得像铁皮猴，生个儿子偏偏像唐僧！

妈的，真是怪事！

忙活完了猪尾巴的中饭，五花肉这才闲下来，冲几人笑道：“你们的事包在我身上，今年所有的阉活都归你们，种猪那边你大哥去打声招呼，外地人插不进来，放心吧。”

几人今天就要这话，听到准信儿全都放心了。

嘴笨的几个瞄了几眼鸡蛋，满是不舍之意，五花肉见状想起猪大肠说的话，都是穷苦人，家里又不是缺蛋，急忙叫道：“这鸡蛋大伙拎回去，谁不拿就别想操刀子赚钱，别不信，你们知道我虽是一个妇人家，说得出口也做得到的！”

说完故意板着脸，一副正义的表情。那黑脸汉子干笑几下，心里暗恨这几个没见过世面的家伙，不就是点鸡蛋吗？小气！

当下率先动手提了自己的一篮，对五花肉道：“听嫂子的，我们失礼了，你发话我们哪敢不听？今后有什么事尽管招呼！水里火里，我们听大嫂的。”

五花肉皮笑肉不笑地道：“行行，我不留你们了，现在地里的活忙，大家别

在外边打酒喝，回去帮帮家里才是正理。你们慢走啊……好走啊……”

猪尾巴一边扒饭一边转头对五花肉说：“妈，都走了？”

五花肉叹了口气道：“走了。”

猪尾巴含糊不清地说：“妈，以后别要他们的东西，怪可怜的，我们家这么多鸡蛋，我一个人也吃不过来，大哥二哥碰都不碰，放坏了浪费。”

听到这话，五花肉原本有些烦躁的情绪马上丢开：“哟，我儿子还知道什么是浪费！那敢情好，你妈就做做善人，以后不要人家的东西了咋样？”

猪尾巴重重地点头道：“嗯！我听吴老爷说，种善因得善果，妈妈心肠这么好，一定会享大福。”

五花肉被儿子说得满心欢喜：“不错，不错，将来妈就指望着享你的清福哟。”

一个声音从屋外响起，带着稚嫩，又隐隐透着不满：“猪尾巴又在讨好卖乖！脸皮真是比猪厚！”

五花肉哼了一声，张嘴骂道：“你个狗日的还知道回来，这两天又疯到哪儿去了？你眼里还有这个家吗？”

进来一个身材瘦小只比猪尾巴稍高些的小男孩，偏偏长了个鹰钩鼻，一对眼睛陷进眼眶里，透着与年纪不相称的阴狠之色，瞄了一眼五花肉，拿个碗就去锅里铲饭。

五花肉见老二不说话，进门就吃饭，嘴上可不停：“哟，我还以为你本事大呢，能自个找饭吃了，原来你也知道回家吃饭啊？”

话刚完，猪肝扬手就把碗摔了，然后一动不动，冷眼看着五花肉：“动手吧，别心软！”

五花肉心里发寒，这老二不知道是遗传了谁的基因，从小就是不哭的人，任你怎么打，从头到脚打得条条血痕，他也不皱一下眉头。听说最近在练什么功，去河滩上弄了好多鹅卵石碎沙子，石头垫在床单下睡觉，碎沙子绑着腿天天跑步。本来就又黑又瘦，结果练得一身钢筋肉，人却越发瘦小。

五花肉请算命的先生看过，说老二是断掌人，一生吃喝不愁，好勇斗狠！又说断掌人打架手残，要是教不好，将来杀人放火也说不定。

猪肝等了半天，见没反应，干脆重新拿了个碗盛饭，一口一口地吃，细嚼慢咽，看上去极为悠闲。

五花肉终归没动手，她最是拿这老二没办法，软硬不吃，我行我素，被人骂也不还口，就知道动手打架，打不过就拿东西，拿什么不管，只知道往人身上招呼。真跟算命的说法一样！

就为他惹下的祸，猪大肠两口子在狗街没少给人赔不是，想到这儿五花肉反而叹了口气：“老二，你知道妈舍不得打你，可你总是这副死德行，总在外边惹



祸，你说说自己打了多少架？我知道你喜欢动来动去，我跟你爸也说了，等初中毕业就送你去当兵，你不是喜欢解放军吗？”

猪肝冷冷地回道：“不去，傻大兵有什么好当的！”

五花肉指着他那一身改小的假军装道：“那你整天穿这一身是什么意思？你小学马上毕业，如果不读完初中，甭想当兵去！你自己考虑吧。三儿，走，跟我去你爸那儿，老娘在这里懒得受气！”

母子俩一出门口，猪肝的表情终于动了动，不过只是嘴角微微地往下弯，再收回来，鼻子里哼一声完事儿。

“妈，我想找洛永玩去。”

五花肉笑道：“今天星期六，下午没课，去玩吧，呵呵，不准欺负人家小永哦。”

洛永是狗街供销社里的孩子，出生就得了脑膜炎，幸好保住条小命，但智力很低，说话又结巴。

猪尾巴跟他刚开始玩的时候，天天学，结果也整得口吃，后来被打了几次，改掉一些，但一紧张说话就结巴。

猪尾巴点点头道：“不会的，那我去玩了。”

五花肉点点头，叮嘱道：“别玩太晚了，早点回家吃饭。”

到晚饭时分，猪大肠的大儿子朱自明，也就是猪脑壳，满脸的肥肉挤到一起，此时闷坐在门槛上，看上去就像个白痴一般呆呆地出神，眼睛里透出一股子少年的迷茫。

屋里五花肉的刀落在菜板上，发出节奏明快的当当声，猪肝又跑出去了，猪尾巴哼着儿歌蹦蹦跳跳地跑到大哥面前。

“猪脑壳！你在想什么？”猪尾巴大大咧咧地拍着朱自明的头顶，朱自明白了他一眼：“有这么跟哥哥说话的吗？”

猪尾巴做了一下鬼脸：“还哥呢，懒得要死，妈做饭你都不帮忙，好吃懒做！”

朱自明稍稍扭了一下头小声骂道：“马屁精！别跟我说话！”

猪尾巴也小声地骂道：“丑八怪，死肥猪！”

朱自明脸上涨红了一下，眼里透出一股子怒意，忌惮地看看屋里，这可是娘的心头肉啊，忍吧。

猪尾巴笑嘻嘻地说：“猪脑壳，是不是被骂了？活该！哼！懒得理你！”

第二章 高 斯

五花肉总算听到了猪尾巴的声音，连忙叫道：“三儿，来，帮妈洗菜，吃完饭你还要到杨老师家去补课呢。”

猪尾巴很是不情愿地说：“妈，今天星期六呀，明天去好不好？”

“不行！今天才跟人家说好，哪能不去？三儿听话，妈给你炒肉片吃。”

猪尾巴乖巧地嗯了两声，开始动手洗菜，里面的房间传来猪大肠呼呼的鼾声，没想到今天的猪肉又提前卖完。

猪尾巴悄悄地瞄了一眼，动作放得很小，五花肉笑道：“三儿别怕，你爸睡得死呢，吵不醒的。”

开饭的时候五花肉进房间去一把就掐在猪大肠的腰间：“懒鬼还不起床，吃完饭再睡！”

猪大肠哼哼地起床，坐在正位上，打着哈欠对猪尾巴道：“给老子倒杯酒！”

五花肉横了一眼，骂道：“少喝点儿黄汤会死呀？不许喝！”

猪大肠急了，一双青蛙眼瞪得溜圆，让人担心眼珠子随时会掉出来，嘴里大骂道：“老子累死累活，喝口酒招你惹你啦？”

五花肉反骂道：“你一喝就没完。是不是想打架？老娘现在就奉陪！”一看五花肉撒泼，猪大肠就像被针扎般泄气道：“就喝一杯。”

五花肉这才点头道：“就一杯！三儿倒酒！”

猪大肠低声道：“你们娘俩就合起来整老子吧，农民也有翻身的时候！嘿嘿，是吧婆娘？今晚就翻身！”

五花肉听到这话啐了一口“没正经”，脸上却笑得甚是暧昧。

“从一加到一百，今天就学这个，最简单的加法，但是三分钟内，要是做不出来就罚跪！”杨少华严厉地宣布了今晚的试题。

吃过饭，猪尾巴就被五花肉带到杨老师家，小家伙进屋就看到了他们班的小班花——杨玉烟。

猪尾巴高兴得不行，不断地冲她嘿嘿直笑，杨玉烟很胆小，只是羞怯地看着

猪尾巴。

五花肉被杨少华赶走后，他大女儿杨玉紫也进到屋里，身材略高些，亭亭玉立，已经初具少女体形。

两姐妹都是遗传了母亲的美丽，只是杨玉紫脸上的神情冷漠得很，嘴角抿出一条直线，沉默少言，静静地坐到杨玉烟身旁，怜爱地揉了揉妹妹的头，看也不看猪尾巴。

猪尾巴悄悄地对比了一下姐妹俩，嗯，还是玉烟可爱些。

杨少华在杨玉烟和猪尾巴的桌前各摆放了一张纸，把刚才的题目写上，然后叫声：“开始！”

猪尾巴飞快地算了起来，杨玉烟也埋头苦算，两人就像赛跑似的，越算越快， $1+2+3+\cdots+100$ ，猪尾巴才加到 33 时，杨少华已经喊停了，猪尾巴偷偷瞄了一眼杨玉烟，竟然算到了 41！咬着下唇不说话，扭头看着杨少华。

杨少华仔细地看了两人的算题，对杨玉烟道：“你算错了！每次都这样，叫你做题的时候一定要仔细，不能粗心。你赶集吗？好了，去跪着。”

小玉烟撇了撇嘴，只得委屈地跪着。杨少华不为所动，继续说：“你们只会按照老师教的办法从头加，这样非常笨！不论做什么事都要学会动脑筋，特别是学习，一定要找到最好的学习方法，今天的加法其实很简单！”

眼睛紧紧地盯着猪尾巴说：“不一定非要按照顺序来加，你们看看， $1+100$ 等于 101， $2+99$ 等于 101， $3+98$ 等于 101，依此类推，直到 $50+51\cdots$ ”

猪尾巴兴奋地叫道：“我知道了！答案是 5050！”

杨少华欣慰地点点头道：“不错，正确答案就是 5050，你是怎么算出来的？”

猪尾巴脸上红了一下，显得有些不自在：“一共有 50 个 101，就用 50 乘 101，答案就是 5050。”

杨少华笑道：“是这样算的，这是数学家高斯小时候做出来的算术题，依此类推，我今天真正要教你们的是梯形的计算方式，跟这道加法一样，梯形……”边说边在纸上画了一个梯形，“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二，就能得出梯形的面积来了，相当于刚才的算术，1 是上底，100 是下底，高是 100，因为从 1 到 100，一共有 100 个数字，再除以二，这样就算出来了。那如果是 $1+3+5+\cdots+99$ 呢？”

杨少华利用一道高斯做过的算术题，很快就抓住了猪尾巴的注意力和学习兴趣，并且充分调动了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

从这一刻开始，杨少华彻底改变了猪尾巴的学习观，猪尾巴的大脑就像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释放出来的究竟是魔鬼还是天使呢？

杨少华的引导和讲解完全让猪尾巴沉醉在知识的汪洋大海里。足足过了三个小时，五花肉已经是第七次来到他家门口，可是看到儿子认真听讲的样子，实在是不忍心进去打断。只是心里暗想，这小杨还真是有一套，不过也不能这样折腾

小孩儿啊。

猪尾巴确实很聪明，杨少华也忍不住感叹，碰到这样举一反三的孩子是当老师的福气，差不多只要一指点就能明白，灵动的思维，快速的反应，让他不停地惊叹，这孩子只有八岁呀！假以时日，如果能坚持不懈的话，上大学肯定能成，杨少华在心里已经给猪尾巴下了评语。

这天晚上直到十一点，在杨玉紫刻意提醒下，杨少华才停住了讲课，五花肉赶紧进来领走猪尾巴。

杨少华一再交代明天不能迟到，这才恋恋不舍地放走了他的爱徒。看着猪尾巴的背影，想起自己的儿子，心里苦苦地叹口气，教猪尾巴只是为了弥补在自己儿子身上没法实现的目标。

回家后，猪尾巴脑子里还是一串串的数字符号图形，这真是一个奇妙的世界呀，想不到玉烟的爸爸这么厉害，连高斯都知道。高斯不知道是哪里人？迷迷糊糊被五花肉拎着洗脚，上床。

五花肉有些担心地看着儿子，莫不是学傻了吧？要真是这样老娘非跟姓杨的拼命不可！

“我要成为高斯！”猪尾巴冷不丁地蹦出这样一句话来，五花肉吓了一跳，摸摸儿子的额头道：“高屎是什么屎？”

猪尾巴扑哧就笑了出来，搂着五花肉的脖子道：“高斯，不是高屎，是个数学家！今天杨老师说的，妈妈，我将来当一个数学家，你说好不好？”

五花肉不以为然地说道：“数学家有什么好，还不如当大学生呢！科学家也行！”

猪大肠刚好进房间，听到这话笑呵呵地道：“憨婆娘，数学家就是科学家，对吧儿子？”

猪尾巴笑道：“对！呵呵，妈妈，数学家可比大学生厉害多了！”

猪大肠道：“好了，别卖弄了，小样儿，才学会多少就抖威风，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知道不？”

猪尾巴摇头道：“不知道。”

猪大肠呆了一下，存心想再说几句，可肚子里确实没存货，干脆摇头道：“就是老实点读书！这个……睡了睡了！”

五花肉白了他一眼，也不说话，伸手拉灭灯就抱着儿子开始睡觉，心里想着高斯，哪有人叫这个名字的？高斯，数学家，听起来不错，三儿要当高斯，数学家，科学家！还是三儿有出息……

脑里正在纷乱地想着这些念头，怀里伸来一只胖手，不用脑想也知道是猪大肠，屁股扭动两下，回头悄声道：“儿子在，别胡闹！”

猪大肠嘴里喷着热气，呼哧呼哧作响，嘶哑地说：“他睡了，你听？我动作



小点就是……”

吴老爷长了一双兔子眼，一袭月白长衫，梳着大背头，他是狗街出了名的酒疯子，每逢赶集就在街上到处喊革命口号：“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蒋介石，中国人民万岁！”

吴疯子的打扮就像是五四运动时期的进步青年，不过现在头发已经花白，用“进步老年”来形容更恰当。

有人说前年周总理、毛主席、朱总司令逝世的时候，吴老爷哭了一年。原本他的眼袋不太明显，但凡是人，哭一年下来，就算不瞎，也好不到哪去。所以吴疯子的眼袋看起来像对猪尿脬。

步子迈得甚是沉稳，不像个烂酒鬼的样子，走进供销社后，吴老爷“砰砰砰”地拍着红木柜台吼道：“同志同志！打酒！”

里边“哎哎”地应了两声，一个中年妇女急忙走了出来，戴着高度近视眼镜，那镜片里边还有个圆圈儿，长着大龅牙，脸上密密的麻子，两手在屁股上不停地擦：“打多少？”

等走近了眯着眼睛才看清来的人：“哟，原来是吴老爷啊，怎么又是你？两斤是吧？等着！”

吴老爷哼了两声，很特意地提着长衫抖了几下下摆，脸上微微一红，大声道：“罗四眼少跟我要嘴皮子，我可是读书人，要尊重知识分子明白吗？往后……”

那叫罗四眼的供销社员急忙假笑道：“是是是，现在都让尊重知识分子嘛，我这就给知识分子打酒，知识分子要多喝点酒才能作贡献。”

边说边往酒缸走去，拿着公两酒勺连打了十下，动作麻利：“付现钱吧？一斤二角四分钱，一共四角八分，喝完了还我酒瓶，千万别砸碎了哦。两分钱一个，你给我五角，退瓶了再还你两分。”

吴老爷红着脸，手伸进长衫里不断摸索，过了好一阵儿才抽出一张两毛的递过去，罗四眼接过来恨不得塞进眼球里，确认了面值才收入抽屉：“欠我三毛是不是？”

吴老爷一把抓过酒，动作有点慌乱，连拧了几下这才弄开。瓶口对着嘴就是一大口灌下，闭着眼，喉结慢慢地慢慢地上下滑动，抿抿嘴，然后张口哈出长气，咂咂响舌，眯起眼睛摇头晃脑地念道：“甘露玉浆，唯有此物！”

说完又要往嘴里灌，猪尾巴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笑嘻嘻地将手中握卷的三毛钱递给罗四眼：“喏，不欠你的。”

吴老爷呆了一下，急忙道：“对对对，欠乎哉，不欠也。小尾巴跟老爷走，离开这铜臭之地与铜臭之人，你且与我对酒论古今，纵谈平生得失，如何？”

猪尾巴拍着小手道：“好啊，老爷给我讲诸葛亮！”

吴老爷哈哈大笑，一把拖着他就走，边走边冲罗四眼叫道：“罗四眼，枉你



戴个八百度眼镜，不识老夫真才实学，比不上黄口小儿，老夫走也。”说完人已经一溜烟没了影子，柜里的罗四眼拍了一下柜台叫道：“吴疯子，你还欠我三斤酒钱呢！”

吴疯子对着眼前一盘花生米、一碟凉拌蚕豆、一碟猪头肉大开杀戒，好不容易停了筷子，打了个嗝：“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小尾巴，今天老爷不给你讲三国！”

猪尾巴苦着脸道：“可我只想听诸葛亮七擒孟获。”

吴疯子眯着眼，甚是高深的样子，这酒喝得爽快，回想起今天从广播站收听到的消息，吴疯子高兴地笑道：“今天要说的这位人物，半点不比诸葛亮差。且说……”

猪尾巴急着打断道：“老爷，你说的可是真人真事儿？”

吴疯子哈哈大笑起来，举起酒杯道：“真人不真，假人不假，圣人早死，徒呼奈何！干了！”

吴疯子却是越喝越清醒，大有一种醒时醉来醉亦醒的感觉：“且说日本鬼子侵略我堂堂大中华，那年老爷我十八岁，在乡里也是闻名一方的才子，跟先生习字识文，跟师傅练拳健身。想那小日本儿不过弹丸之地，竟敢视我中华如无人之境，于是老爷我一气之下，离家参军。那年血战台儿庄……”

吴老爷说到这儿顿了下来，一双兔眼越发血红：“到处都是死人，小日本儿开着铁皮小坦克横冲直撞，多少热血男儿丧生！老爷我一气之下，拎起两个炸药包，飞身而上，连炸两辆坦克。嘿嘿！自此后，吴疯子的名字在战场四处传颂！”

猪尾巴两只小手托着下巴，呆呆地看着眉飞色舞的吴疯子。他跟别的小孩不同，自从他懂事以来，最爱找吴疯子讲故事，而吴疯子的故事也是层出不穷，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薛丁山征西，李元霸扬锤挑上苍……

吴疯子接着说：“后来我升为副营长，在一次战役中，老爷我见不得国军行径，自相残杀非男儿所为，竖白旗第一个投向解放军！那是我第一次见政委。”

吴疯子眯着眼，神情陷入到了久远久远：“我跟一班弟兄从他的门前过，政委热情地招呼：‘这位同志，吃过饭没有？’说的是方言，我一听就无比亲切！我说吃过了，热乎乎的白面馒头。政委问我：‘你是哪儿人啊？’我说我是彩云人，政委说是半个老乡，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就是吴疯子！政委马上就说：‘你就是那个台儿庄飞身炸坦克的吴疯子？’”

吴疯子说到这儿，自得地饮了一杯：“政委大声叫好！‘以后你就跟着我！’我高兴啊！政委不但不怀疑，还让我留在他身边。老爷我平生流血不流泪，可政委的话一完，老爷我……我当时就哭得像个婆娘！我打仗十年，从没哭过，老家来信说我爹死、我妈死，我家人全死干净我都没哭，跟我一起参军的兄弟牺牲时

我也没哭，但政委一句话却让我哭了！”

猪尾巴好奇地问：“那个政委是谁？”

吴疯子瞪眼骂道：“是首长！要叫首长！”

猪尾巴吐吐舌头道：“是，首长！”

吴疯子满意地嗯了一声，接着说：“后来我就一直跟着政委，到十五年前……政委赶我走，他被下放了，让我回家，让我转业！我是那种人吗？首长啊，我吴清远是那种人吗？可是第二天我就找不到了首长，他不见了！我等了十五年！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让我等到了！我等到了！”

猪尾巴满脸失望：“完了？”

吴疯子的情绪显得有些激动，手不停地哆嗦，他兴奋地看着猪尾巴，尽管对面只是个半知人事的小孩儿，他也想跟猪尾巴分享：“完了？哈哈，完不了，一切才刚刚开始！政委是从尸山血海里蹚过来的！只要有他在一切都完不了！”

吴疯子怜爱地摸摸猪尾巴的圆脑门儿：“孩子，你叫我一声老爷，这一年多来，不嫌老爷是个疯子，还打酒给老爷喝。这份情意老爷记在心里。老爷没什么本事，这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部队里，除了一些强身健体的玩意儿，实在是没什么可教你的。小尾巴，从明天开始，老爷教你做一个优秀的解放军战士，可好？”

猪尾巴听得两眼发亮，天啊，吴老爷要教我当解放军？简直太棒了！从小深受解放军军服诱惑的猪尾巴急忙点头：“好哇好哇，我明天就跟着你……训练？”

吴疯子哈哈大笑道：“对对，老爷也要戒酒，开始训练，等待老首长的召唤！莫要到那时候，首长问我还能跳起三尺不，我却连脚都动不起来，岂不丢人？咱们爷俩就这样说好，从明天开始，训练！”

转眼又到了晚上，五花肉把猪尾巴送到了杨少华家。看着猪尾巴走进杨家大门，五花肉却犹自不舍。杨少华冲五花肉挥挥手，示意她不要影响孩子，可五花肉张嘴还是喊道：“小杨啊，别整得太晚了，我家三儿明天还要上学呢！”

杨少华理都不理她，砰的一下把大门儿关上，转头对猪尾巴道：“今天嘛，我们也只做一道题，一只青蛙跳楼梯，楼梯一共有七级，但是青蛙每分钟只能跳三级，并且要滑下来两级，你算算这青蛙要多少分钟才能跳到第七级。”

五花肉见杨少华关了门，只得快快而去，猪尾巴愿意跟着他学就学吧，反正多学点总是好的。

第二天是星期一，五花肉醒来后，就开始慢慢地呼唤猪尾巴，那声音听得猪大肠万分酸麻，心里暗暗咒骂，老子晚上挤奶的力都使出来也不听你哼一声，这会儿叫春一般。

不耐烦地翻了个身，他这翻身一下就把五花肉给弄得差点从床上摔下去，五花肉刚要骂人，猪尾巴却一下就站了起来，两只眼睛亮亮的，哪有半分才睡醒的